



千古伊闕地秦晉遷陸



渾之戎於此漢始置陸渾

縣晉及後魏曰之嘗建防

密都替蓋之伊西以南大山

長谷多蠻居故置督以討
之又風俗通山國之民悍
則其誦稱難治久矣我
國家休養垂兩數十年深仁
厚澤實三代以來所未有

向之所稱難治者已化為
瘠壤康衢而

聖王猶勤宵旰惟此一民不得

其所每於親民之官尤三

致意焉余車

簡命撫於土日與民人沐浴

聖化念山川風氣應

昌明之運而不急為之淑文

考獻以備

王會之盛典將何以宣

帝以資治理家處於今春漸
館編纂未及脫稿而康今
以所為第如士之有序余
惟古縣官之責於民為最
親既旬署名去縣則一已

中山川土田人民之籍禮
樂兵農工制庫序學校
飲射讀法身孰沽孰
率孰利孰弊瞭若指掌
庶幾不曠厥職哉

有志自原熙癸酉前令續
修殘缺未備迄今復八十
年矣今乃搜羅採輯釐
然具著於冊俾來茲者
所稽考夫文之匪艱行之

維銀苟徒逞博雅而無
關於實政即曰詞曰我
知事也其孰許之今全
薩嵩三載能以其所學
治民而其間疏河渠闢

家學與藝業尤班班在人
身日復能以餘力成是
書不可謂此吏之良者
矣抑予聞之陸渾山下
有唐元呂晉山之故居尚

在其人雖遠立德崇新
流風餘韻必有祥於于
薦興歌之外者今試於
暇時一訪如老得其所
以惠民使民之術以惠我

國家太平五治則懋官

懋賞於今有厚望焉

令其勉乎哉是為序

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

嘉平穀旦撫豫使者

長白阿思哈撰



序

職方有掌列九州數澤山鎮之名形方設官

稽萬國輪廣縱橫之體則三壤而無物產焉

貢著有成書辨五土以及民人司徒詳其地利

於是豫州居天中之會嵩邑處中岳之陽次

則疆鶉火之辰星乃系張柳之度至塗遠望

名傳營洛以來雙闕高不路可溯伊而入卧

雲上接乎熊耳鳴皋下注於外方元鳥降祥
靈桑產王者之佐赤鳥膺錄靈荆遷陸渾之
戎青嶺黃松可升高而守成龍宮魚窟堪依險
以爲花柳媚中洲竹交前浦露凝北阜日臨
東山讀長康龍藏虎嘯之篇慕昌黎幕無帷
紅之句胡昭居隱遯跡方山正財傳薪頭名伊水
典年後經陳魏間歸於北門入於南天水連泊

金元或升卷州或降爲縣斯固深山之奧
洵屬憑險之巖邑也慨朱明之末造當鼎
季年流寇李白成剽掠騷擾於其前土賊
忠攘竊盟據於其後閩東熾衆白馬如風
河北鷗兒青袍似草狂飈吹若木竟盡折
此長林猛火燎崑岡安必存其片玉逞之
荼毒肆以震劉憫城郭之爲墟嘆漂湘其
化燼殆元默泥灘

之禩迄旃蒙作噩之年歲應十三運丁百六而
當之戶口版籍文物典章臣極搜羅於板蕩
之餘廣徵採於兵燹之後然亦畧而不詳闕而
未備蓋當

國朝定鼎之五歲編審僅四千九丁欣逢

皇上在位之三十年休養已一百廿載美哉
之令卓有康君對三策於

此據陳四知於竹園利用為急頻開鄭國之
渠正德是先大闡胡瑗之教於簿書錢穀
惟丹黃鉛槧之勤廓宏農苦日之見聞洗花陽
當年之簡陋既修詞之有要即紀事之堪徵
余奉

命旬宣臧司觀察喜良有司政成三載廢
則舉而墜則修循邑人士考訂全書目之張